

## 乡土与童真的趣味



一直期盼着《义乌味道丛书》尽早面世,没承想自《义乌野话》出版,一晃十多年过去了,如同久旱逢甘霖,最近终于迎来好消息,《金鸚鵡 銀鸚鵡——义乌民间歌谣解读》(以下简称《金鸚鵡 銀鸚鵡》)得以正式出版!

作者杨南山擅长于乡土文学创作,《金鸚鵡 銀鸚鵡》是杨南山以童年和故乡为题材的民间歌谣合集,这是继《义乌野话》后的又一杰作。

民谣,作为汉语言的“活化石”,承载着数千年的智慧,今天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与笔下。民谣是语言的艺术,又是思想的结晶,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动载体。这种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,也是当前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《金鸚鵡 銀鸚鵡》的出版,其宗旨就是以民谣为切入点,在历史长河中探寻义乌文明的智慧。

童年和故乡,是许多作家吟哦不尽的创作母题,杨南山也这样。他出生在义乌南江江畔的一个小山村,后随家人迁回祖籍地——北苑街道柳村。从义乌的南乡一下子移居至北乡,无论身处何地,年齿几何,故乡那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,永远铭刻在他生命的印记里,成了留驻他情感的故乡。难怪他的作品接地气,有烟火气,贴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,散发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泥土芬芳。

本书怀着对乡土的挚爱,以少年般的诚挚勾勒出故乡的山川风物、邻里乡情、民俗事象,为读者展示了浙江中部的乡村风貌,描绘出不同时代的农耕图景。其作品既流淌着对民间事象变幻的慨叹,又展示了人性的淳朴。它寄托着殷切的关注和深切的思念,也传递着传统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失落。诚如他自己所言,这是“义乌这方水土用乡音刻录的一段基因密码”。

民谣,之所以能够永葆生机,就在于它没有停留在书本上,而是深植于人民的生活。正是这种被传统文化浸润的日常事象,让民谣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,让文明结晶成为文化传承的纽带。

作者固然眷恋故土,但他的观察和思考并不拘囿于两个小山村。在诸多篇什中,他歌咏饱浸人文历史的自然景观,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,也以文学的方式观照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。

《金鸚鵡 銀鸚鵡》是一部献给家园故土的作品,蕴藏着灼热的感情,散发着土地的芬芳,同时也是一部回望历史文化的作品,以真诚的目光打量传统,从传统中汲取营养。读者进入作者用精刻画的现实与历史、风土与人情、山川与风物中,很难不被深深吸引。

中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培育了人对土地、村落、乡人的浓厚情结,这种情结不仅存在于乡土空间里,而且根深蒂固地潜藏于传统文化中,成了不可磨灭、不可割舍的血脉基因。《金鸚鵡 銀鸚鵡》熔铸了原乡风土人情,字里行间流露着烟火气与乡土味,具有鲜明的浙中色彩,呈现了乡土社会朴素美好的人性底色。作者把自己最真挚的情感灌注在原乡风俗里,其笔下展示人们饱满充沛的精神状态,也成为读者理解这一片地域风俗的重要视角。如此,自然风景不再只是风景,而是道出老百姓的生活梦想,指向了义乌的历史与未来。

作品的文学语言也颇有个性。语言不是工具,而是文学本身,唯有富有生命力的语言才能够吸引人将作品读下去。作品里的方言俚语、民间谚语,从泥土里传达出质朴和真挚的情感。作品既以浓烈的原乡情结与现实主义精神打动人,也因朴实无华的语言深入人心,是一部值得品读的文学作品。

风一直在吹,我的头发很快就干了。有风的日子,夏天的下午也不热。树叶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,蝉也一直在叫。架树枝头,早开的花星星点点,嫩黄嫩黄。有花的地方,蜜蜂不请自来。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有一处花的枝头已经结了几个淡红淡红的枣果。我在看书,树在看我,也在看书里的文字,我不知道树看没看懂,但我想它是认真的。书看累了,就抬头看看树,在我抬头的瞬间,树也正好看着我。我俩就这样默默对视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渴望了解彼此的过往。树上的鸟不飞走,也和我对视,或许它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,还没到一秒钟,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惊扰了它。

风一直在吹,我的头发很快就干了。有风的日子,夏天的下午也不热。树叶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,蝉也一直在叫。架树枝头,早开的花星星点点,嫩黄嫩黄。有花的地方,蜜蜂不请自来。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有一处花的枝头已经结了几个淡红淡红的枣果。我在看书,树在看我,也在看书里的文字,我不知道树看没看懂,但我想它是认真的。书看累了,就抬头看看树,在我抬头的瞬间,树也正好看着我。我俩就这样默默对视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渴望了解彼此的过往。树上的鸟不飞走,也和我对视,或许它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,还没到一秒钟,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惊扰了它。

风一直在吹,我的头发很快就干了。有风的日子,夏天的下午也不热。树叶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,蝉也一直在叫。架树枝头,早开的花星星点点,嫩黄嫩黄。有花的地方,蜜蜂不请自来。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有一处花的枝头已经结了几个淡红淡红的枣果。我在看书,树在看我,也在看书里的文字,我不知道树看没看懂,但我想它是认真的。书看累了,就抬头看看树,在我抬头的瞬间,树也正好看着我。我俩就这样默默对视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渴望了解彼此的过往。树上的鸟不飞走,也和我对视,或许它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,还没到一秒钟,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惊扰了它。

风一直在吹,我的头发很快就干了。有风的日子,夏天的下午也不热。树叶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,蝉也一直在叫。架树枝头,早开的花星星点点,嫩黄嫩黄。有花的地方,蜜蜂不请自来。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有一处花的枝头已经结了几个淡红淡红的枣果。我在看书,树在看我,也在看书里的文字,我不知道树看没看懂,但我想它是认真的。书看累了,就抬头看看树,在我抬头的瞬间,树也正好看着我。我俩就这样默默对视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渴望了解彼此的过往。树上的鸟不飞走,也和我对视,或许它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,还没到一秒钟,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惊扰了它。

风一直在吹,我的头发很快就干了。有风的日子,夏天的下午也不热。树叶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,蝉也一直在叫。架树枝头,早开的花星星点点,嫩黄嫩黄。有花的地方,蜜蜂不请自来。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有一处花的枝头已经结了几个淡红淡红的枣果。我在看书,树在看我,也在看书里的文字,我不知道树看没看懂,但我想它是认真的。书看累了,就抬头看看树,在我抬头的瞬间,树也正好看着我。我俩就这样默默对视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渴望了解彼此的过往。树上的鸟不飞走,也和我对视,或许它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,还没到一秒钟,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惊扰了它。

风一直在吹,我的头发很快就干了。有风的日子,夏天的下午也不热。树叶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,蝉也一直在叫。架树枝头,早开的花星星点点,嫩黄嫩黄。有花的地方,蜜蜂不请自来。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有一处花的枝头已经结了几个淡红淡红的枣果。我在看书,树在看我,也在看书里的文字,我不知道树看没看懂,但我想它是认真的。书看累了,就抬头看看树,在我抬头的瞬间,树也正好看着我。我俩就这样默默对视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渴望了解彼此的过往。树上的鸟不飞走,也和我对视,或许它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,还没到一秒钟,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惊扰了它。

风一直在吹,我的头发很快就干了。有风的日子,夏天的下午也不热。树叶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,蝉也一直在叫。架树枝头,早开的花星星点点,嫩黄嫩黄。有花的地方,蜜蜂不请自来。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有一处花的枝头已经结了几个淡红淡红的枣果。我在看书,树在看我,也在看书里的文字,我不知道树看没看懂,但我想它是认真的。书看累了,就抬头看看树,在我抬头的瞬间,树也正好看着我。我俩就这样默默对视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渴望了解彼此的过往。树上的鸟不飞走,也和我对视,或许它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,还没到一秒钟,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惊扰了它。

风一直在吹,我的头发很快就干了。有风的日子,夏天的下午也不热。树叶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,蝉也一直在叫。架树枝头,早开的花星星点点,嫩黄嫩黄。有花的地方,蜜蜂不请自来。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有一处花的枝头已经结了几个淡红淡红的枣果。我在看书,树在看我,也在看书里的文字,我不知道树看没看懂,但我想它是认真的。书看累了,就抬头看看树,在我抬头的瞬间,树也正好看着我。我俩就这样默默对视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渴望了解彼此的过往。树上的鸟不飞走,也和我对视,或许它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,还没到一秒钟,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惊扰了它。

风一直在吹,我的头发很快就干了。有风的日子,夏天的下午也不热。树叶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,蝉也一直在叫。架树枝头,早开的花星星点点,嫩黄嫩黄。有花的地方,蜜蜂不请自来。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有一处花的枝头已经结了几个淡红淡红的枣果。我在看书,树在看我,也在看书里的文字,我不知道树看没看懂,但我想它是认真的。书看累了,就抬头看看树,在我抬头的瞬间,树也正好看着我。我俩就这样默默对视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渴望了解彼此的过往。树上的鸟不飞走,也和我对视,或许它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,还没到一秒钟,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惊扰了它。

◆文化漫谈 ◆吴潮海

◆笔走万象 ◆张琳琳

## 在树下看书

下午,满足地睡了一个觉。明明做梦了,和真的发生过一样,醒来时,却一点都记不得。洗完头,风没有经过我的同意,从窗户进来,吹动了百叶窗,摇摆不停的百叶窗又“咣当,咣当”撞动了铝合金窗框。

外面风大,我想让风把头发自然吹干,刚好看书的时间也到了,于是我拿了一把折叠椅和一本书、一支铅笔,来到楼下选了一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——一棵高大茂密的架树下。打开折叠椅,翻开《大地上的家乡》。自从鲤鱼山听完虫鸣回来,我已连续好几天没看书了,脖子很累,眼睛很累,唯有心是松的。这些天的时间几乎是在看手机视频中度过。

《大地上的家乡》第一遍读完后总觉得不过瘾,像一份美食,时刻诱惑着我,于是趁假期有时间,就赶紧再读第二遍。我真的很喜欢读刘亮程老师的散文,在他的笔下,大地上的任何生命都值得被尊重,鸡、鸭、鹅、狗、猫、老鼠、蚂蚁……它们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,生老病死,和人没有关系。

故乡是每个人童年的梦,我的故乡有我的梦。顶着烈日摘茉莉,连续五小时的劳动后,吃上父亲卖完茉莉后买回来的西瓜、梨瓜;排着长队接泉水,经历难熬的等待,接完泉水,没来的路上,被石子绊倒,水壶摔破,吓得哇哇大哭。

风一直在吹,我的头发很快就干了。有风的日子,夏天的下午也不热。树叶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,蝉也一直在叫。架树枝头,早开的花星星点点,嫩黄嫩黄。有花的地方,蜜蜂不请自来。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有一处花的枝头已经结了几个淡红淡红的枣果。我在看书,树在看我,也在看书里的文字,我不知道树看没看懂,但我想它是认真的。书看累了,就抬头看看树,在我抬头的瞬间,树也正好看着我。我俩就这样默默对视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渴望了解彼此的过往。树上的鸟不飞走,也和我对视,或许它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,还没到一秒钟,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惊扰了它。

◆杏坛随笔 ◆贾少华

## 一本值得家长共读的报告文学集



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,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

十六个家庭,父母学历背景不一,孩子爱好禀赋各异,但他们的教育又很相似:从容自如且成本低廉。由义乌作家何建农主编的新作《来自十六个普通家庭教育的报告》,最近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,为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家庭教育。

他们看重成绩,但他们把做人看得比分数更重;他们看重名次,但他们从未强求孩子要考到第几名;他们有名校情结,但他们始终尊重孩子的选择……所以他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,不论遇到来自学业或生活中的不如意,都能做到从容自如地应对。有了

这份从容自如,教育自然会闪耀出理智的光芒。

他们的孩子很优秀,但也有成绩的下滑,有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的贪玩,有沉迷于网络游戏的不能自拔。可正是这份发自内心的从容自如,让他们有耐心、有办法、有智慧去面对、去解决。从容自如的教育还会生出更多的信任和鼓励。他们有的孩子学业成绩欠佳,上高三时还是后进生,结果考上了985高校;他们有的孩子是贪玩的问题学生,后来上了北大;他们有的孩子毕业于一般本科院校,结果一路向上,取得了顶级大学的博士学位。试想,如果只有冷眼、批评和训斥,会有这样的学业逆袭和人生转变吗?

当下的教育,不支出就难以消除“不接受培训就要落后”的恐慌。书中,十六个家庭的孩子,基本上没有进过什么辅导班,也没请过什么家教。能够做到“低投入,高产出”,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家长具备教育孩子的知识和能力。其实不然,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家长,不可能既当家长又当全科老师。好孩子不是教出来的,是学出来的。不会学的孩子,不论怎么教也是枉然。“学”,是一种能力,更是一种习惯。好的学习习惯,能让笨孩子变聪明;反之,坏习惯能让聪明孩子变笨。好的学习习惯,需要志向、兴趣、意志、责任心,当然也需要赞许和成就感来支撑。这些支撑学习的力量的形成和获得,是教育孩子当中真正的困难所在。

此书的重要价值之一,就是不仅为这些方面的培养提供了思维的角度,更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。

有读者一定会说,有能力也不一定有时间来教育自己的孩子。其实,家庭教育是不需要专门时间的。就家庭教育而言,生活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,生活的内容就是教育的内容。遇事则教,遇事则诲,不需要专门的场所、设备和特别的设计,用心即可。失败的教育往往是:用心不够,用力过猛。把家长的角色当事业来经营,又有静待花开的心态,可以说是此书中每一位家长的共性。

决定人的成长和发展,家庭教育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学校教育。当然,这需要家长的不断学习和反思,家长的自我成长是发挥家庭教育作用的先决条件。此书中的孩子优秀,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家长同样优秀。我摘录几句书中家长的观点——

孩子不是父母与别人对比的筹码,所以请不要把别人孩子能做到的事情强加到自己孩子的身上,孩子有自己的生活时代和背景,父母要做的就是适时的鼓掌和肯定。

父母多一点耐心、多一点宽容、多一份等待,孩子就多一点自信、多一点进步、多一点快乐。

一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远比分数更重要,各种良好的习惯、品行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培育,从点滴小事入手,让孩子沿着正确的人生之路前行。

一切学习活动的本质,都是自学。孩子通常是被“痛”醒,而不是被叫醒的,能改变认知的往往都是让他们受

到伤害的人和事,所以有时候父母说一箩筐大道理,还不如让孩子受一次挫折。

谁不渴望成绩优秀、表现出色,在成绩不够优秀时,孩子更需要父母的悦纳、指导和帮助。

没有什么比保护天性和保持愉悦、活力更重要的事情。

父母不能提供动力,就不能给孩子制造压力。

孩子如果在做人方面成功了,其他方面肯定错不到哪里去。学习、生活、工作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做人的基础之上。

知识学习要“闷火快烧”,如同煲汤开始时的大火烧,时间短、效率高;运用知识要“文火慢炖”,好比汤煮开后的小火炖,时间长、耐心足。

类似闪耀着教育智慧的思想,在本书中随处可见,让我受益良多。

何建农对教育有独到和深刻的理解,他的家庭教育也很成功,“无为而教”,儿子毕业于康奈尔大学。可以看得出来,编写此书时,他力求每一个家庭教育的故事,保持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。家校矛盾的无奈,理想与现实间的困惑,孩子叛逆造成的冲突,诸如此类家庭教育中时常会遇到的问题,在这本书里几乎都涉及了。

## 五龙潭公园的人物雕像

八月下旬,我和妻子到济南疗养。来到济南,当然要去著名的趵突泉和大明湖游玩。一大早,我原本准备直奔趵突泉而去,妻子说时间还早,先去边上的五龙潭公园逛逛。五龙潭公园的知名度虽然没有趵突泉那么高,倒也非常有特色,潭周名泉众多,形成五龙潭泉群,为济南四大泉群之一。这里有泉池二十七处,水质非常好,清澈见底。

公园不大,不到十来分钟就可以逛完。来到公园广场处正准备离

开,突然看到广场尽头有两个人物雕像,雕像面前放了很多鲜花。这引发了我的好奇:什么名人值得那么多人纪念?我特意走上前去仔细端详,发现这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而建,这个广场也以两位革命先驱的“美”“铭”二字命名为“美铭广场”。雕像正面,镌刻着董必武同志的《忆王尽美》:“四十年前会上逢,南湖舟泛语从容,济南名士知多少,君与恩铭不老松。”这首诗饱含对王尽美同

志的深切怀念,更表达了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精神永垂不朽。

回顾历史,王尽美和邓恩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他们当时都非常年轻,只有二十出头,已经是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,积极投身革命。可惜的是这两位革命先驱很早就去世了,王尽美因病于1925年去世,邓恩铭于1931年慷慨就义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王尽美的两个儿子王乃征和王乃恩都继承了其父遗志,参加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王乃恩又

◆随行漫记 ◆骆华超

名王杰,与义乌非常有渊源,1938年12月参加革命,1949年4月随军南下,曾任义乌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、纪委书记、县委副书记、县委书记。在义乌担任县委书记期间,他带领义乌干部群众扫除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,进行土改,发展生产,为解放初期义乌经济社会安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

如今,义乌坚持“兴商建市”发展战略不动摇,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区域发展道路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光辉业绩,足以告慰烈士和先辈的英灵。



图片来自网络

送快递的车一辆又一辆在我眼前来来回回,停下后,快递小哥马不停蹄地拿出货物三步并作两步地快走。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,唱着歌哄着小宝宝;从老年中心出来几个还不算老的人,满脸喜悦地说有笑,我打趣道:“今天下班早啊!”他们听了后更乐了。

风吹越大,太阳躲进云层里了,树荫下的光暗了些,我继续阅读。看来整天待在房子里也不好,一天里总要找个时间出来透透气,和树、风、鸟、陌生人或熟人照个面才好。

快五点了,老潘回家了,见不到我,发我信息。“人呢?”“你猜我在哪儿?”“和齐齐在一起?”“不对。”

我拍了一个视频,说在架树下看书。

当我起身准备回家时,蚊子就黏在我的脚踝上,明明在吸我的血,却不想让我知道,是怕打扰我看书吗?再细看,鞋面上爬了好几只肉眼点看不见的蚂蚁,它们十分灵活,步子小频率快,且十分敏感。我在看着的时候,它们立马有了感应,应该是嗅到了人的气息。蚂蚁不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,但肯定是全新的世界。我想捉住它们,但它们实在机灵,一眨眼,就爬到了鞋带下面,躲进了鞋子里,没了踪影。我只好脱鞋,倒过来,拍一拍,就算和蚂蚁告别。

一片叶子落了,轻轻地飞舞,翻了几个跟头,落到了草地上。一个愉快的下午就这样在风里收尾!